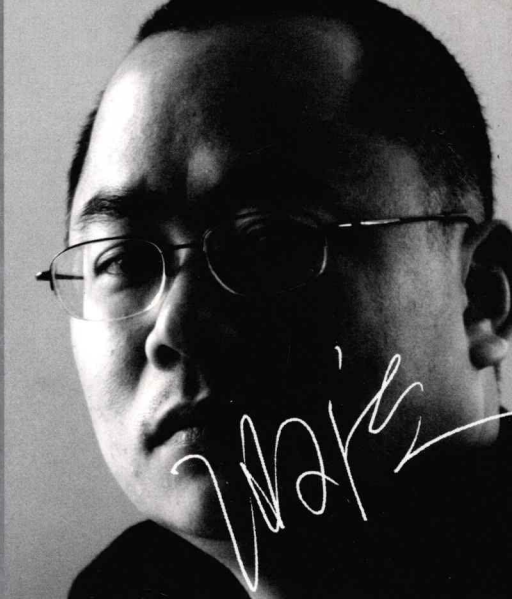


01

张文质 教育立场



福建
教育
出版社

所有的文字都是为希望而做的辩解

在动人心魄的叙述背后浸透了

教育的惊慌与生命的悲情

唇舌的授权

—— 张文质教育随笔

唇舌的授权 |

张文质
教育立场

—— 张文质教育随笔

张文质 □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唇舌的授权：张文质教育随笔/张文质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4
(张文质教育立场)
ISBN 978-7-5334-5161-5

I. 唇… II. 张… III. 教育—随笔—中国—文集
IV. 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6547 号

张文质教育立场

唇舌的授权

——张文质教育随笔

张文质 著

策 划：黄 旭

责任编辑：沈 群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3706771 83733693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350012)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51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100

书 号 ISBN 978-7-5334-5161-5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序

在榕城的又一个难忘的夏日，我读到文质的《唇舌的授权》。没有任何逻辑的牵挂，把散逸不羁的文字招集在一起的是生命的真切。我是把它当作“无忌”的“童言”来读的，那自主授权的唇舌连着一个初入中年的人的复归的童心。

简朴的句段透着凝重的韵律，儿童教育是作者笔触最敏感的痛点。这是中国百余年来从不曾陈旧过的话题，老话题的一再提起意味着重提者在又一次失望后的不能无所瞩望。文质对理论同心灵的可能疏离有着神经质般的警惕，他更看重心灵间的默然相契，也更情愿让陌生的直觉在相遇中相盘相诘。因此，无论是不拘情节的片断叙事，还是对所见所读的随机评点，他所经心的都多在于一种非理辩的氛围——在这氛围中，借情感的导引，启发所祈境界的觉悟。有时，也终不免忿激的，但反省中的生命的再发现，往往会其间最动人的一笔。他告诉人们：“我看教育的三个视角：纯粹学理的；实践的；跳出圈外的。但是，当泪水遮住双眼时，什么都看不到。这时候便是默然和反躬自问。”

倘是一位诗人，你也许可以从这里读出别一种诗意；倘是一位不苟的从教者，你也许可以从这里感受得到那种为教育的深情眷注所引发的难以自己的悲剧感。文质自谓“除了是一个忧思者，我可能什么都不是”，然而，“忧思”中毕竟涵泳了一个“必要的乌托邦”。但愿心中尚未萎谢了虚灵的未来的人们，在诗意、悲情的朦胧处，也能分辨出这“朝着人性的动人处走去，朝着不断生长的‘我’走去”的教育的“乌托邦”的气息。

照雅斯贝斯的说法，对于一个没有自信的时代来说，它所迫切关心的是教育。但在我看来，既然到了自信的零度依然可以有望于教育，那我们正可以从教育这里获得一个不可再推宕的起点。

黄克剑

2000年8月8日

目 录|Contents

序 黄克剑·····	1
2000 年教育手记·····	1
1999 年教育手记 ·····	53
1998 年教育手记·····	131
1997 年教育手记·····	207
校园故事 ·····	225
附文 1 两封未发出的信 ·····	235
附文 2 绝望地逃走·····	242

附文 3	教育写作的自我授权 ——一次困难的自言自语的记录	245
附录 1	远远的,教育是一个希望 ——《唇舌的授权——张文质教育随笔》品读	253
附录 2	从内心深处关照教育 ——读《唇舌的授权》.....	258
附录 3	体验“唇舌的授权” ——对张文质教育自传的另一介绍	260
附录 4	败者的旗帜 ——评《唇舌的授权》.....	267
后记		271

2000年教育手书

1

1997年6月的一个夜晚，我决定了一件事。我要写一部碎片般的正在进行中的个人的“教育史”。我首先是受了洛扎诺夫的“刺激”，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这位怪异的先行者的“模仿者”。我几乎要把所有我喜爱的“火焰的痕迹”收拢在笔记本中：夜半的风破窗而入，哗啦啦地撕扯着案头的纸片……如此，生命在逝者如斯的时间里撕扯着我们灵魂的呐喊、叹息、飘忽的思绪、飘忽的情感……它们作为一种有声的断片，显得那么举足轻重，因为它们直接来自灵魂，未经加工，没有目的，没有意图——没有不相干的一切……简言之，“灵魂还活着”……也就是说，“活过”，“呼吸过”……

问题也许就是那么简单。然而当我整个生命开始荷着它往前奔跑时，我知道我的灵魂每时每刻都在抵御——再坚持一秒钟，再坚持，再坚持……

2

我所信赖的永远是个人的“教育史”，细碎的，不连贯的，没有主题的人性的经验，瞬间的被击中，状态，不断地自我书写。或许正像施蛰存说的那样：无所谓“重写”不“重写”，所有的历史都是不断地被书写。个人的书写，就我而言，那就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或者只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自己的“饶舌者”。

亚里士多德说：“只有采取正义的行为，我们才成为正直的人；只有采取稳健的行动，我们才成为稳健的人；只有采取勇敢的行动，我们才成为勇敢的人。”不，不，只要生命存在，我们便是受教育者，亦即教育者。有时，我想到，我还是统治自己的暴君。现在上演的只是个人短暂的“正剧”。

3

马可·奥勒留说：“这是多么容易啊：抵制和清除一切令人苦恼或不适当的印象，迅速进入完全的宁静。”真的是这样的吗？一个内心怎样纯净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我肯定不行了。清晨，我把孩子送到学校，再慢慢地骑车到上班的地点，内心闪过生活的场景，一些偶遇的脸：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有过怎样的老师，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这些年来都在怎样地成就自己？这便是我经常要无声问询的，它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问询。我只是要时时意识到内心的不宁静，时时陷于被撞击的眩晕之后，又挣扎着努力去推开某些事物上面的尘埃，透现出生命仅存的光亮。我在，我思，我远远地看着自己。

4

好多天没有记下凌乱的思想了。因为没有合适的本子，这有点可笑，但却是真实的。我需要的是小 16 开本的纸质低劣的记录本。至少 13 年了，我只在这样的本子上写作，前阵子本子用完又一时买不到新的。粗糙的思想最紧要的便是与它相配称的书写本。所有卑微的快乐也是这样慢慢地培养起来的。

5

给自己编的教育刊物设置了一个新栏目：你在想什么？其实这个栏目是从《江苏画刊》窃取的。它让我喜爱就拿来了。到处约稿：字数不能超过 500 字，要直截了当，无遮无拦，要透露出生命的某种状态，等等。我自己也便在想：你在想什么？新千年之交，教育一下子成了热点，“热点”总是可怕的：闪现出的即便还是有限的真实面貌是可怕的。每个有良知、还愿意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的人大概都要问，中国的教育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我们怎么办。撇下体制与教育思想不说，这些大话题要慢慢想。这会儿，我只是想，我们的教育最缺的就是良心。这

不仅是教育的问题，还是那句老话，教育的危机就是国家的危机。

6

一个教师生病在家休息，我给她挂电话，让她想想：你在想什么？话说开了，她说我最无法面对的就是自己，无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总要左看看右看看，上看看下看看，回家了还要反复地想。最后获得的真理，仍是千年古训：沉默是金！我怎么活成这样啊！可是要是在你刊物上这样写，我还得用化名。

7

先是不知所云的谈话，然后却是万千个种类齐全关于学习谈话的谈话，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一本正经，正襟危坐，义正辞严，斩钉截铁，无非还是自我欺骗、相互欺骗与合作欺骗，然后就是“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把思想统一到了精神上来”等等豪言。说过了就是做过了，做了就是做好了。我们多么需要恰当的运动，以显现国家的力量与政治的优势！

8

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创造新的体系。福柯说：或许，我们也应该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或许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信念，即权力使人疯狂，因此弃绝权力乃是获得知识的条件之一。福柯的见解有助于洞见知识背后的真相。这一点对于我认识“现时代”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9

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一开篇就是从“我”的祖父、父亲、母亲、教师等人那里，“我”“学习到”、“懂得了”、“明白了”一生受用的最重要的美德：弘德、制怒、谦虚、果敢、虔诚、仁爱、戒除恶行、戒除恶念……在我们的一生，我们能从谁那里“学习到”、“懂得了”、“明白了”这些对我们同样重要的美德呢？一次学生座谈，一个初一的学生说，他六年级时的一位同学，因为犯错，班主任在狂吼一阵之后，当着全班 50 多人的面，摔了这位同学一巴掌。后来这位同学给校长写了一封信，班主任在挨过校长批评后又冲到班上大发脾气，他说：你告我打你一耳光，可是谁能出来作证，难道有电视记录不成！全班没有一个学生敢吭一声，班主任在没把自己当人时也把他们视为无物。不能怪孩子们。在这充满各种危险的教室里，他们“手无寸铁”，没有人保护，他们是弱者，可是他们从这位老师那里“学习到”、“懂得了”、“明白了”的将是什么样的道理啊！有一个女孩子听完前面这位同学的话后，她的看法竟然是：也许那位同学碰到这样的老师也有好处，以后到社会上碰到的也是坏人多，他也就知道怎么对付他们了。

10

当然不可能有任何一所学校会把培养伪君子视为己任。校训、各式计划、标语中都不会透露出这类心向。然而，在我们具体的教育行动中，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也是一位初一的女生在电视座谈会上告诉我的：我非常难以理解我们的班主任，她几乎每节课都要先骂上半节，然后才上课，奇怪的是她的教学进度也都能完成，大家还学得不错，因为没有人敢学得不好。后来每天只要远远地看见她走来了，我们都偷偷地观察她今天的表情，以便见风使舵。我们都善于配合她，她生气时我们都变得严肃，她高兴时我们也因为她高兴而高兴。全班 60 多人，三年时间里从没有人向她提过什么意见或建议，因为受她喜欢的学生不愿失去她的喜欢，那些“差生”，都已经是差生了，自然更不敢。现在我已

经离开她，虽然我只读到初一，我已很清楚我们都从她身上学到什么。后来这位女孩子又说：要是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我首先要让这位老师去看心理医生。

另一所学校同样是初一的一个男生，接过话茬，说的是另一件事：前几年搞“创卫”，每次我都要替班主任和学校打工，因为我的字写得好，做事认真，老师又觉得我人特老实，每次都是补填从来没考过的成绩，补每天的出勤登记，有时还帮老师抄教案，全校每个同学的材料缺什么就补什么。有一次打工是在假期，学校里可热闹了，所有的老师都放下了其他工作，集中在学校做假，有一个教室专门安排给一群像我一样的帮工，还有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做，我们戏称自己是“造假小分队”。学校里这类事情可多了，各种检查团来了，老师都要布置具体的任务让我们做，还交待我们客人问起各类问题时应该怎么回答。现在应付这类事情，我们个个都是老手。

听了这些孩子的诉说，我又想起马可·奥勒留的一句话：从我的曾祖父那里，我懂得了不要时常出入公共学校，而是要在家里有好的教师；懂得了在这些事情上一个人要不吝钱财。马可·奥勒留的教诲自然没有错，可是今天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有这样的决心与能力，所谓的“好教师”呢？

11

写到这里，我又突然想起了我的同学尹兄，为了躲避班主任对孩子的歧视与迫害，他让孩子休学了。现在已经4年过去了，在家自学的尹野平一切都好吗？

12

对于教育，现在已经允许这样说，那样说，于是多少看到了一些真相。紧接着也允许你对问题做些分析，但一切仍都是圈定好的。决不允

许：为什么？为什么？这类的喊叫。说起来，中国的教育改造仍处于需要狂徒阶段——仍是“呐喊”的时代。

13

鲁迅致增田涉的信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赠涉君的玩具，中国称“避邪”。那个圆东西，就是捣了米后，用来把精米和糠筛开，中国叫做筛。太极、算盘、砚、笔与笔架、书、墨、历书、剪子、尺、棋盘、天平。总之，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弄清事物的。可见中国的邪鬼，非常害怕明确，喜欢含混。

一段时间以来，我无论读到什么，都喜欢拿来反照教育。

14

我仍然渴望过上简朴的生活。我愿意我的写作也是这样，言到即止，不做多余的铺张，我总觉得我的力量来自简约之中。

人的力量也是与生俱来的，只要一息尚可，你就可以感觉到自己还有力量，它是从你的灵魂中生出来的。我未曾想过我承接了什么样的火种，我更不会在考虑下一步以及最后一步。教育难道会使人死得更好一点吗？

15

女儿上学之后，大多由我接送，坐在自行车上是她说话最多的时间。读三年级时，她多次对我说：我深信中国没被污染的河最多只有5条了。哪5条，她说不出来，这是她的推断。有一次，她又说：我和妹妹（表妹）都认为不能掉在奶奶家那边河里，太脏了，肯定进不了龙宫。

16

“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在新千年伊始，一时间成了“公共话题”，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参与了，所有的家庭也都牵涉了。“走在前面”的学校纷纷推出自己的“若干条”，又是几个“一”工程。很快，先是众说纷纭，然后风向似乎又要转了，正如某先生在报端预言的那样，此话题的“阳寿”绝对超不过两个半月。某个地方的教育行政长官甚至还在属下一个校长的发言稿上“御批”：不要再提“减负”这类刺眼的字，现在不是强调“减负”，而是要研究提高教育质量了。啊哈，总是新的热点，新的炒作。转向，再转向，再转向，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

权力制造知识。天然的内蕴着含混、模糊、矛盾以及对异端的防范。

林少敏说：大一统之下，所有的病症都是一样的，开的药方也一样。同时，这次疗治的药正是下一次患病的病源。

17

是谁把“教育”这样的课题抛给我？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意去；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我不愿意去；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意去！鲁迅利刃般绝望的话语是为我写的。为我一个人守住地狱的入口处。“然而，你正是我所不乐意的。”我将陷于何地。我赤条条，我注视着每日的生活，几乎总是教育生活。

18

今天，2000年3月14日上午，福州某学校的一位管事的教师请我安排时间到她学校做一场讲座。我曾与这所学校的学生谈过两次了。一次在晚上，阶梯教室，坐得满满的“自愿者”；另一次是在一个微雨的午后，十几个学生围成一桌。都因为我的朋友××在此任教，他以为有

“责任”让我讲一讲。我印象更深的却是校园一棵巨大的三角梅花朵盛开的动人景象，美得让人不愿意走近。后来在××的画里，我每看到三角梅总以为都是那一棵。美得比较过份时，就有点不能再美了。然而这所学校最让我无法忘怀的却是，某年年关时节，学校放假了，我去看望他，在校园的山脚下，意外地目睹了“留守”的学校“领导班子”跪拜山神的那一幕。好多年过去了，其实也没什么。一些单位，甚至大学重修大门时，不是同样延请“易学大师”、“道学大师”主持吗？门要歪、道要斜，大门的狮子座下定然要镇上够份的人民币，保“香火”保平安保诸运亨通。现在突然想到这一切，又变得有点絮絮叨叨。

总之，“优雅的腻烦以及阴暗的、抽搐的、无穷无尽的腻烦……”

19

金易兄陪同我到某培训中心中小学校长高级研修班做讲座，他只是为我录音的，多么煞有介事！老先生头发稀疏，满脸皱纹，像是“专职”的追随者。后来他形容我：两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迎来了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中间休息，没有一个人与我打招呼、聊天；结束时，短暂的掌声后，他们“逃”得更快。福柯曾说这时候他感到真孤独。我还好，还有一个老先生在。我的话题是极不合适的，我明知这一点，我自己找的。我的话题是：自由、良知、活力与创新。我有点得意，我说“良知”是中国教育界一些人遗忘多年的词。金易则评论道：今天这些选中的听众，大概有相当部分是学校所有成员中最缺乏活力的。多大的讽刺啊，在一点也不自由的时刻，与没有良知的教育界最缺乏活力的同仁谈论被虚设的话题。这是我自找的，我愿意不断地品尝这样的失败。我只站在自己失败的一边。

20

春天，腻烦的季节，有一个作家则说：春的迫近令我精神崩溃。责

任使我不能如此放纵——清晨，淫雨绵绵，破旧的自行车上路了，时钟般的，或者遵从惟一的时钟，车的后架上珍贵的女儿，穿过不断从生命中流逝的道路——如果你没有无数次这样的经历，我又怎么能与你谈教育呢？

21

一个三年级的男孩子上课时，同桌不小心把他的凳子碰翻了，60多岁的退休延聘的女教师只轻轻的说一句：你就站着上课吧。下课时她又说道：课不好好上。60多岁，就是小男孩祖母的年龄，60多岁该有一张特别慈祥的脸。60多岁，实际上你不能再指责她什么了，况且此类小小的惩罚在学校里实在是司空见惯的，而被罚的孩子，一下课就融入了操场上游戏的队伍，一切都仿佛水过无痕。

有人远远地望着学校，那里绿树遮蔽，高高的旗帜随风飘扬，它是希望的象征。

22

“如何理解‘真实’这两个字呢”，一位教师说道：真实就是你所看到的一切，比如树上的绿叶，房屋的颜色，人的脸，这些你如果能够描绘出来，你就做到了真实。这位教师又说道：班上有些同学，滥用比喻，什么“小树长出了绿色的小手”，谁见过这样的手，要是真的长出这样的小手，不要吓死人了！说到这里，全班同学都随着老师愉快地笑了起来。

23

趁着生命一息尚存，满怀激情地说出自己的谬误。